

五代史補全

五代史補五卷二毛氏汲古閣鐫本其書多瑣屑類
說部歐陽公探入史記者十之二三餘大槩無足取甚
矣史才之難也 嘉記

毛子晉後跋謂六一病葺史錄猥汰卷帙之半陶氏
以病骨嗣畧補之陶氏誤此書當真宗時序云祀法
陰之後在歐史前乃補葺史改古閣刻書後多有
跋大半紙爛如此再記 序云歲在壬子乃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丁未五夏以新鐫本重校定

五代史補序



濬陽陶岳介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闢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干
戈尚被於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
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
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
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
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
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

五代史補卷一
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間事
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
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
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
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
壬子序

卷第一

梁 二十一條

太祖應讖

太祖文健兒面

景翔禪贊

王彥章入軍

楊凝式佯狂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詐盲

朱瑾得戰馬

錢鏐弭謗

王建犯徒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鍾傳重士

羅隱東歸

鄭準作歸姓表

曹唐死

杜光庭入道

朱先生上昇上藍遺鍾傳偈

僧貫休入蜀 貫休與光庭嘲戲
陳黯善對

卷第二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淮南寫太祖真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為縣令所諫
明宗入倉草場 秦王掇禍
高季興據荊州 王氏據福建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般家

孟知祥平董璋 錢鏐患目

房知溫從事入冥 宋齊邱投姚洞天

黃損不調 何仲舉及第

徐寅擯棄 黃滔命徐寅代筆

敬新磨狎侮 僧昭說踏錢

卷第三

晉 二十條

高祖先兆 少主不召桑維翰
桑維翰責張彥澤 李濤納命

馬希範奢侈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馬希範殺高郁 李昇得江南

李瀚作錢鏐碑 馮道修夫子廟

歐陽彬入蜀 戴偃擯棄

安重榮叛 楊光遠叛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羅鄴王戲判

石文德獻挽歌 趙在禮拔釘錢

僧洪道 僧齊已

卷第四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蘇逢吉際會

樞密使擅替畱守 武行德察冤獄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萼囚於衡陽 高從誨母夢

慕容彥超擒盜 安審琦惡釋氏

梁震裨贊 趙惟則廉介

廖氏世胄 李臯艸謝馬表

沈彬石槨

李中令好戲

李知損輕薄

王仁裕賊頭

馮玉為馮承所議翰裴長官捕蝗對

第五卷

周 二十三條

高祖徵異 高祖征李守貞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圍兗州 夢文宣王

慕容彥超鐵胎銀 世宗問卜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詔陳搏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上病龍臺

符皇后志操

郭忠責馮道怒

舉子與馮道同名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江為臨刑賦詩

張昭遠疑太元經

馮吉好琵琶

韓熙載帷箔不修

何承裕恢諧

僧賦牡丹詩

契盈屬對

五代史補第一

梁 二十二條

太祖應識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識曰五公符又謂之

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
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
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
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
今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景翔裨贊

本犯敬翔廟諱改作景

景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

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盟其為戰欲
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
况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
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
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
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
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州野中出便欲居我輩

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佯狂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方武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

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且不利於已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頎領兵圍錢塘錢塘危急遣其子元瑋修好於行密元瑋風神俊邁行密見之

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顏罷兵初顏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顏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為萁菜下加石為碁子左加玉為琪玉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為舞雩下加皿為盤盂左加玉為玗玉右加邑為邗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艸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邗印左加心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

而去未幾顏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瑋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瘡且詐稱失明

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為實然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內外

不測即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今已斃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怒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章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加於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既繇報適退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被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鎬爭權襲殺

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錢鏐弭謗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洵為從事洵好詆訐一作評建恐為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洵對曰有之

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洵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洵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竒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洵晏然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日或諫其禮過建曰蓋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爾何謂之過當耶論

者多之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於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薦四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赫可稱者十條列於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歎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為相術所棄每於尊師接談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

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
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秀
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為
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嫗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
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
其後官給事中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窘因抵魏謁
鄴主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主為姪
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
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

多為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為幸多
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
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
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長於箋奏成汭鎮
荆南辟為推官汭嘗讐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
及為荆南節度使命準為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
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眙為人

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竄鼠名非霸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又云成為本姓郭乃冒稱本遊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為朝廷所重後因泐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為不可謂泐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書為貺得非方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泐不納準自嘆曰若然則非敵國足彰幕府之無

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泐怒其去潛使人於途中殺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元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為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於開元寺三學院一旦卧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

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卧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闕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為女子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後即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

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它術稱是識者多之

余朱先生上昇

余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先生欲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欲其浮如此者殆一紀人皆以為狂或聚而笑之而

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氏對曰石氏此地何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乎遂服其藥即輕舉矣

上藍遺鍾傳偈

上藍和尚失其名居於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為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夫於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

鍾樾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師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為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嘗遊荆南時成汭為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吏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為第三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遽加禮待洎僭大號

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貫休與光庭嘲戲

貫休有機辨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慙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號西岳集行於世

陳黯善對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

面上有斑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
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寧堪比班犀詎可加天
嫌未端正敷面與裝花

五代史補第一 終

五代史補第二

後唐 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於
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翁為氏
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為朱以翁為耶至
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
獨眼龍大為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
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

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淮南寫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貌因使畫工詐為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亟使寫之觀其所為如何及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即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

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竝進期會有處不得違畧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

五代史補
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夫初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眾齊作故凡所鬥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莊宗為縣令所諫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年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

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為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群伶齊進挽住令佯為詬責曰汝為縣可以指麾百姓為兒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留閑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汝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於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怒縣令罪

明宗入倉州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

臨懼得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
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
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
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
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蝕謂之鼠雀耗倉糧
起自始也

秦王掇禍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
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

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
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
皆不悅於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
詞客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矣不如早圖之
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
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
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
兵罪當咎爾不然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
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於民家且落

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
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纔脫
白刃難逃觀者壯之

高季興據荊州

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為太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
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
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
以功授荆南節鉞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
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

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厚季興疑而問之
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
及起盥嗽畢秉燭開門而君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
所以不敢褻慢爾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壻范暉自稱留
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使至其子審知
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
知卒弟延均嗣无識輒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

龍啓其後為子景殺景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
延羲改元永隆延羲不恤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
所殺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
遠祖為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時愛二皂策樹因其
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而去霸嘗云吾
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為讖藏之於地唐光
啟中爛柯道士徐景元因於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
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
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祠殃巖逢二乍間未免

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者以為潮蕩祠
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
巖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
謂潮與審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
知兩世耳初王潮嘗假道於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
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為己患陰欲誅
之有僧上藍者通於術數動皆先知大為鍾所重因
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
否傳不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

五代史補
十四
有緣必變彼時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
殺之令公之福去矣於是傳加以援送及審知之嗣
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
之因其先人常與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
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其
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
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
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
至延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

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
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讖
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洎抵成都
值晚且憇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
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袋荅曰盡力不過兩袋知
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為送死諸將兩端季鎬為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閑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

筆輒誤書董為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於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於是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錢鏐患目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

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
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
辭不受明年鏐卒

房知溫從事入冥

房知溫為青州節度使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姓苦
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鼈忽暴卒但心頭微
煖家人未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追行未幾
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
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

引群鬼皆怪狀攜以鼎鑊刀机

一作鋸

之具至擒澤投

於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
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鼈之狀既熟諸鬼分噉凡出自
鼎鑊至於支解又至於分啖其於慘毒苦痛之狀皆
名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恕之且問曰
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於是遣去
將行府君又於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吾
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
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輿入府而問之澤

備以所受之苦對仍於懷中採取封物付温即錦被
角也知温大駭曰吾昨覺體寒而如中瘧遂擁被就
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為火
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温戰慄不
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
如何也自是知温稍稍近理

宋齊邱投姚洞天

宋齊邱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邱素落魄父卒
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

騎將素好士齊邱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
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
樂女尚幼問齊邱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邱以實
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
數緡齊邱用市紙筆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
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
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
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
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

邱寤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略曰有生不如無生
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饑寒兩字
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
昇之有江南也齊邱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
散樂為妻以報宿惠許之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為學務於該通嘗上書三
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
書投於公卿間議者以為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

潮南稱霸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
由是衆疾之然以其掇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
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居於永州北滄
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常學於廬山與桑維翰
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
無何同遊五老峰路遇磐石因憇歇頃之有叟長嘯
而至亦憇於側損等皆不悅既而叟指桑維翰宋齊
邱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
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名官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宜思

恩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
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叟不顧而去其後皆然
何仲舉及第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
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櫛楚
焉或有言於臯曰此子雖州能為詩往往間立成希
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
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
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

木夾却一枝花臯大驚自為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
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
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杭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公薦
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長場仲舉因獻詩曰
碧雲章句繞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
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
故事於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
政柄而仲舉自以出於臯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
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

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已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臯獨推許之往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間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自奮至於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鑒

徐寅擯棄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

梁祖與太原武皇為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

戒閤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黃滔命徐寅代筆

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為代謝牋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瑠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

鏡新磨狎侮

本犯敬字廟諱改作鏡

鏡新磨河東人為伶官大為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番部子弟為左右侍衛高

鼻深目者甚衆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於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衆皆切齒相與訴於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為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對曰陛下妾矣此輩淚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

莊宗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曰且雖賤與殿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為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鏡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譎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僧昭說踏錢

僧昭者通於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官中小兒嬉於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錢而破矣

五代史補第二終

五代史補第三

晉 二十條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於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羣走徃徃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狼未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也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
廣其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
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於中流河橋既而契
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
維翰罷相為開封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
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
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
維翰退而歎曰國家貼危如此州澤逋客亦宜
下問况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

杜重威之徒降於契丹少主遂北遷

桑維翰責張彥澤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
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
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
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
厲聲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
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澤曰汝有何功帶
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

以為報効一旦背叛助戎狄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瞑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李濤納命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

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恕乎彥澤曰覽公

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
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
怒何不將壓驚絹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馬希範奢侈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
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
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
節度判官拓拔坦都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
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

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
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
掌書記李松年鎮南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
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
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節
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其餘列校
自袁友恭張少敵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
以建康府庭其最為壯麗者即有九龍金華等
殿等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

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如丘陵於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希範得冊以為戎虜推奉欣然當之矣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丁思僅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

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戀數間屋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怏怏

馬希範殺高郁

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

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能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

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徃徃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孽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為患爾

李昇得江南

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鎰權出于已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

五代史補
卷三
七
為丞相昇為潤州節度昇始為宣州忽得潤州
甚怏怏將白溫辭之宋齊邱素與昇善因謂昇
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
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
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
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
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
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之至且喜
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

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為左
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于撫禦內外之心
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
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李魚飛上天東海即
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
而為君爾初昇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
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
貫時齊邱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
便是白起齊邱曰着屐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

挫昇等處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
叔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邱而已

李瀚作錢鏐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綴而性嗜酒楊
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
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
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
主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時
為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

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
武丁年奉使之義

馮道修夫子廟

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
廟道以狀付判官參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
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遶杏壇儒官高貴
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慙惶也大難道
覽之有媿色因出俸重創之

歐陽彬入蜀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衆謂樊知客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可乎彬恥以躡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

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嘆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

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畫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託希範得書

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州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參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偃擯棄

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

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纔把咽喉吞世
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
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
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
曰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
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
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漁釣自娛爾宜
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
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

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
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
完全宜分兒遁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
是舉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
擲偃彩少乃携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
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安重榮叛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
何厩中產朱鬃白馬烏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

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關時父老聞之徃徃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而穩何背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於鬢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楊光遠叛

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正嘗與光

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於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脚皇后耶於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

彭氏大怒索擔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
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禿兵問妾是
誰家嬾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
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可荅弟子
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
夫人素負才智恥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
無見性也於是慙赧數日

羅鄴王戲判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

官街中鞵驢置鞍於地值牛車過急碾破其鞍
驢主怒毆駕車者為廂司所撿紹威更不按問
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
鞵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
甚切當論者許之

石文德獻挽歌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矬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
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
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

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
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
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
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
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
却能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
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
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
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趙在禮拔鐵釘錢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
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
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
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
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
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
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
歲獲錢百萬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爲時人所重天福中居於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於府使於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於山岩下則衆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

衆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遺衆生願今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林於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

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銜二子趨出穴至行之
所感也如此

僧齊已

僧齊已長沙人長沙有大瀉同慶寺僧多而地
廣佃戶僅千餘家齊已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
歲與諸童子為寺司牧牛然天性穎悟於風雅
之道日有所得徃徃以竹枝畫牛背為篇什衆
僧竒之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
素州齊已因携所為詩徃謁焉有早梅詩云前

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謂曰數枝非早不
若一枝則佳齊已矍然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
自是士林以谷為齊已一字之師其後居於長
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
廖凝劉昭禹之徒莫不聲名藉甚而徐東野尤
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已必悚然不敢
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
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已才高思遠無所不
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為知言東野亦常

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
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
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笑
蓉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冰天飛
白雪清塞清江却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
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鷄子黃散作純
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
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
雨洒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

竒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日方出一鞭風
雨萬山飛已公已公道如此浩浩寰中如獨自
一簾松風冷如水長伴巢由伸脚睡其為名士
推重如此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遮
留之命為管内僧正齊已不獲已而受自是常
怏怏故其友虛中示之詩云老負蛾眉月閑看
雲水心益傷其不得志也竟卒於江陵有詩八
百首孫光憲序之號曰白蓮集行于世

五代史補第四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以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號上藍者精於術數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蘓逢吉際會

五代史補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邱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蘓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樞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

職出討之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思恩為留守以尊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於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駢入於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浴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俟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於是即時禮上項之吏馳去報守思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於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

其亦有乘便號叫索取貸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明武行德察冤獄宜亟去之文既不難對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必加厚賞時不逞之徒徃徃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尼自河陽來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於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

取其鹽視之裏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香襲人驚曰吾視村童弊衣百結藍縷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為之爾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啟倖以來求賞也遽問其狀命信捕之乃即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莫敢欺京邑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

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馬希範常重一僧號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於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爾吾師以為如何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於四十九先是希範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

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臯怱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

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少
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以一途變而能通所以
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
妙設方畧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
社稷去矣臯愈怒竟不從少敵之謀少敵度無
所柰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
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縊希廣於郊外而
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
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

許可瓊使遂擊之可瓊覩希萼衆盛恐懼夜送
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兼可瓊之衆長駟而
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緇衣引羣
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灾頃之府解火起人忽
紛擾猶念誦之聲未輟其慙如此少敵憂之良
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即無十一
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
間好織草鞋似槌芒之聲聞於郊野俄有童謠
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樹不栽槐百姓奔

竄無一事只是槌芒織草鞋人無少長皆誦之
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於溝壑者十有八九至
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為
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
之義也草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
義也

馬希萼囚於衡陽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樂有
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範素寵

嬖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
於是衆怒徃徃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
兵守門以防他虞今與我齊等列何辱之甚也
其弟希崇因衆怒咄咄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
之於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
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
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
滅初鎬嘗為僧以覘湖南尤能弄鉞每侵晨必
弄鉞行乞遇城徃徃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

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高從誨母夢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大夫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携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姪行陸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邊而壑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

興曰妾適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慕容彥超擒盜

慕容彥超素有鈎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於衢中市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此本使宅汝且在此吾為汝白王本使以請直物主許之既而聲迹悄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

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驢收之詣府彥超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戒廐卒高繫其驢通宵不與水草然後密召親信者牽於通衢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與水草其飢渴甚矣放之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於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安審琦惡釋氏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凡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安然不顧縱步而蹤困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錫杖聲鏗然入在卧所審琦驚懼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國夫人生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稍稍信重

梁震裨贊

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官震耻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於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竒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興懼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為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朝與今上世稱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

神器大寶雖歸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從韜切諫以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縻之何以來遠臣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

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遞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使為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竒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

其兵少喜欲開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於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於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然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此類也洎季興卒子從

誨繼立震以從誨生於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
居於龍山別業自號處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
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閥但克召而已
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已友善貽之詩曰陳琳
筆硯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眠蓋以其高尚之
趣也

趙惟則廉介

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
賃一故宅居歲餘有叟叩門見之自言嘗為此

宅閣吏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
銀幾瓮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
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
愕然欲詬責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
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日吉召汝
取之可也叟以為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
不以貨財自污今日一旦為是褻瀆辱莫甚焉
此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廖氏世胄

五竹堂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
曰凝圖凝皆有詩名偃躄勇絕倫由是豪橫為
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
之於是圖與凝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滅吾族矣
若戀土不去禍且及矣於是領其族暨部等三
千餘人具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江
南陵時武穆王在位見其衆盛恐難制欲盡誅之
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
其勢必肥實國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之乎穆王

喜遂善待仍制下以凝為永州刺史圖為行軍
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於衡山自稱
逸人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取溼衣振奮而服
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
雲猛都謂之雲猛郎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
與偃鬪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
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佯落馬雲猛勢未
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
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

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於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不足以上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與其可得乎於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

不羈好詼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刼墳賊耳聞者笑之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

大桶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與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李臯草謝馬表

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
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
百匹臯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艱澁時節在側
臯顧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
為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亦有偃月營何患
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
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沈彬石櫛

沈彬宜春人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

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
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
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
間自稱進士邊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
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
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於鍾山庭有
古栢可百餘尺一旦為迅雷所擊仆於地自成
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
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

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李中令好戲

李曦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性情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禮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矧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曦

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使恃少俊先起曰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草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李知損輕薄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於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為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

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
間却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
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
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足下為羅
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
故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為足下輕薄如羅隱
耳知損大怒厲聲曰只如今公人皆謂之宋忙
兒未必便能放牛滿坐皆笑

王仁裕賊頭

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
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動毛羽輕
擲金換却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
書素好詼諧見詩佯聲曰大竒大竒不意王仁
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馮玉為馬承翰所議

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
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
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為死囚逢獄玉

五代史補
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裴長官捕蝗對

乾祐中有裴長官為新鄭縣令時蝗蟲為災新鄭尤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蟲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其對狀曰伏以前件蝗蟲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時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難留止聞者皆笑

五代史補第四終

五代史補第五

周 二十二條

高祖徵異

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覩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為不祥深憂之及何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二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

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為三軍所推戴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征李守真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羣鴉噪於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釁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羣鴉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真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鬪志矣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分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覩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於衆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所謂兵以義舉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太尉意耶於是持弓矢於所居巷口據牀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用為報荅以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

利者耶於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識云趙氏合當為天子觀此人
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
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
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趙氏之識甚應於斯知
王者不死信矣哉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
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

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
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
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
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
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
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敢路
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
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
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

五代史補
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
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酒埽戶命孔氏
襲文宣王者長為本縣令

慕容彥超鐵胎銀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
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
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
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
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

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
藏其間銀鐵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
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
遂言之於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
汝宜偽劊庫牆凡金銀器用暨縑帛等速皆藏
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擒此輩
矣庫吏如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
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劊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
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

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於是投狀相繼翌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此銀是也

世宗問卜

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

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於逆旅中夜置酒與頡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頡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足矣世宗笑曰何望之早耶及承郭氏

之後踐祚頡跌猶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帥多持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於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

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爾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刑壯士擒出皆斬之於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爾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

五代史補
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
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
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
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
三軍皆賈勇爭無一不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
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
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
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
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既下江北駐蹕於建安以書召偽主主皇
恐命鍾謨李德明為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
辯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
兵師排旗幟戈戟為頓道以湊御然後引德
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為唐之後
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
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
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說寡人罷兵是將寡

人比六國時一羣痴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兩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僞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僞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以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於是遣使者賫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以世宗加兵於

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世宗詔陳搏

陳搏陝西人能為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竒才遠略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栖心物外養太浩自

然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
居於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
遠涉山涂暫來城闕浹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
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堯唐之至聖
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
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
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
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為詩一章云艸澤
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閑人
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
為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
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
莫若李濤世宗常薄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
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大臣體卿首舉
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曾不聞才略
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

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潛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拘禮法與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

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荅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喏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於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為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

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自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箇月五六乃三十之數蓋朴婉而言之

世宗上病龍臺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

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寔甚喜以為大勲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已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

五代史補
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為燕燕者亦煙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真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真甚有喜色

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使受命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聳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於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

家為念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郭忠恕責馮道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於龍山得鳥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為推官周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高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誠信著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今一旦

返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於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舉子與馮道同名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道守投贄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字_子有寸底

道字何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
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怒色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李相穀嘗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
破屋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穀嘆息久之俄
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
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
穀驚以謂伶人之嗣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
修之

江為臨刑賦詩

江為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
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
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與艸投江南表其人
未出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
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
曰稽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
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人急
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

不傷之

張昭遠疑太玄經

張昭遠特好學積書數萬卷以樓載之時謂之書樓張公家嘗謂所親太玄經見黃鍾不在戊巳之位使律本從何而生乎揚子雲本通歷象嘗著是書嚴君平為之下星緯行度凡二十八宿於參觜牛頗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學止於是耶後人傳之誤也未可知已其探討如此

馮吉好琵琶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弦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遠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愈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

韓熙載帷箔不修

韓熙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
百人每延請賓客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
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盡一然後
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復有醫人及燒煉
僧數輩每來無不升堂入室與女僕等雜處偽
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待
詔畫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何承裕諡州曲江人父澤嘗為嶺南劉隱從事

何承裕諛諧

承裕有逸才為小詞尤工娼樓酒肆往往流布
與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也書詔填
委陶獨當之時何以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宗
欲擢用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
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知之
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
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
幸甚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
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

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爲務也如此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於諸肉中尤嗜鵝鱉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鱉

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花命謙光賦詩因爲所諷詩云擁衲對芳叢由來事不同鬢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知空

契盈屬對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

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右五代史補五卷潯陽陶岳撰每代為一卷凡一百四條岳熙二年進士也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久不傳於世六一居士病其繁猥汰卷秩之半潯陽陶介立復病其闕略為之補先輩稱為嘉史第墮小說家習恐難免六籍奴婢之誚馬氏云吳縝撰纂誤五卷雜錄一卷指摘六一居士舛譌二百餘事當覓佳本並傳虞山毛晉識